



蜥
蜴
之
鬚

死
亡
密
码

藤
萍
著

蜥蜴之鬚

藤萍 著

死亡 密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死亡密码. 蜥蜴之鬚 / 藤萍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 7

ISBN 978-7-5057-4424-0

I. ①死… II. ①藤…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61532号

书名 死亡密码. 蜥蜴之鬚
作者 藤 萍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18印张 262千字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424-0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超好看
36

目
录

二十八 龙？龙？龙？

二十九 描绘

三十 红灵山探秘

二十一 龙

二十二 二级住所

二十三 大妈王桃

二十四 如图所示

三十三 失落的正义

三十四 蜥蜴之鬚

二十五 群蜥之巢

三十五 艾利的笔记和奥利维亚的钥匙

二十六 我正在被它同化

三十六 起源

二十七 消失的行动组

163

159

155

149

143

137

133

三十七 终局

277

261

225

217

211

205

199

183

179

169

沃德·西姆森



F省公安厅副局长邱添虎最近一直在追查一个叫沃德的阿拉伯人。根据一个星期前“花之密语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供述，在春林山庄一期的某一栋别墅里，潜藏着私人地下室。那个地下室里藏有不计其数的人头，都是被沃德引诱并杀害之后的“藏品”。

“花之密语”案件里的凶手张少明不过是“沃德案”的受害者，因为受害时年纪幼小、心理不健全，导致他从受害者变成了模仿犯。张少明连环凶杀模仿案杀了二十一个受害者，而根据他的供述，在沃德的地下室里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体标本。

这些被杀害的人是谁？张少明描述中的那个“开满了黄色玫瑰、潜藏着众多人头的别墅”究竟在哪里？在对春林山庄的实际搜查中并没有找到那栋别墅，之后警方根据张少明的供述在环境相似的四个地点都做了地毯式的搜查，依然没有找到那栋别墅。而在外国人的信息库数据中，并不存在一个叫作沃德的阿拉伯人，张少明口中的那个阿拉伯肥佬似乎只在租用希泊蓝酒店外的那片空地时，在合同上留下了一个名字和护照号码。

那张租赁合同上的名字叫作沃德·西姆森，这不太像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而护照号码查无此号——是一个假证件。

一个可能做下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凶手销声匿迹，并且没有留下丝毫证据，这让邱添虎非常不安。他召开过专案会议讨论过“沃德案”发生的可能性，包括这是不是张少明用以脱罪的借口，或者是他在精神异常的状态下出现的幻觉，但参与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事实的可能性更大。

他们之所以没能找到那栋藏匿着罪证的别墅，更大的可能是沃德当年遭遇了麻烦，而他在解决了麻烦之后，带走了所有的东西，毁灭了一切证据，包括那栋别墅。这个“沃德”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停留的目的是什么？一切都非常可疑。

如果沃德真的杀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的目标人群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时隔多年，要重新启动调查必须要有新的、确实可靠的证据——例如一个身份明确的受害者。

邱添虎为“沃德案”头痛了很久，最终以“年轻人应该更有想法”为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韩旌。这个有几十年刑侦经验的老刑警邱局给韩旌的建议是——时至今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清查近年来的失踪人口，从中寻找在失踪前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并且不限于阿拉伯人。

沃德很可能并不是阿拉伯人。

这项清查工作大部分可以由电脑完成，小部分工作需要人工核对，一时也出不来。韩旌明面上的身份是密码组的成员，也不方便时常返回刑侦二队，案件的进展只好由李土芝偷偷摸摸地带给他。

每周二晚上八点，是韩旌和李土芝约好交换信息的时间。

地点为福源街麦当劳二楼转角的一个位置。

一个肤色白皙的年轻男子坐在椅子上，他坐得非常端正，背脊挺直，有一种硬玉般清冷坚定的气质，与麦当劳的环境格格不入。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杯可乐、几个汉堡和一些快堆成小山的炸鸡翅，还有两杯冰淇淋基本上已经化成了水。

显而易见，他和什么人有约，而那人迟到了。

因为友人没有来，桌子上的垃圾食品他并没有吃，可乐也基本没气泡了。

这个和麦当劳欢乐餐厅的气氛格格不入的男人当然就是韩旌。

那个和他约了八点见面，结果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至今还不见人影的就是刑侦总队一队队长李土芝了。

“你好。”

李土芝没有来，韩旌的背后却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声，有个穿着蓝白条棉麻宽松衬衫、配着超短裤、露出两条又白又直的大长腿的漂亮女孩敲了敲韩旌的椅子，“帅哥，能帮个忙吗？”

韩旌回过头来。

女孩的右手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显然她有些拖不动了，行李箱卡在韩旌的椅子脚上，女孩左手还抓着一个餐盘，餐盘上堆着食物，那杯饮料在盘子上摇摇晃晃。

刚才她就是用托盘敲的韩旌的椅子。

就在韩旌回头的瞬间，那杯饮料翻倒下来，女孩尖叫一声，眼看橙汁就要泼在韩旌身上——韩旌面无表情地抓住了那个杯子，由于杯子还带着盖儿，所以橙汁并没有洒出来。

女孩惊魂未定地看着他——他的动作太快了。

韩旌将橙汁放回托盘，顺手帮她提了一下行李箱，让她的行李箱能从自己的椅子后面过去。

行李箱沉重得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谢谢，谢谢，刚才真不好意思。”女孩千恩万谢地从他后面绕了过去。

韩旌点了一下头算作听见了，却没有回答。

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孩。

但对方显然有刻意接近的嫌疑，暂时不能确定她刻意接近的动机是什么。

在这个距离刑侦总队办公地点足有半个城市的麦当劳餐厅里，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多。

她为什么这么做？

.....

一个人影从楼梯“嗖”的一声跑了过来，韩旌面前空了一个多小时的位置上多了个人。

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人，浓眉大眼。

他一跑过来，带起一阵热风，二楼吃汉堡的年轻人人人侧目，好像看见了一团火，而望过去实际上只是一个普通的黑衣年轻人。

这个自带正能量气场的正是李土芝。

“对不起，我迟到了，临时开了个会，老邱太啰唆了。”李土芝一口塞下半个汉堡，努力在噎死和吞下去之间挣扎，一边含含糊糊地说，“我快饿死了。”

做警察的失约太正常了，韩旌并不在意：“有事？”

“有事，大事。”李土芝咳嗽了一声，“沃德找到了。”

韩旌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李土芝看着他的眼睛：“你没听错，在老邱将案件交给你两天之后，我们连一个疑似的受害者都没有找到，沃德·西姆森就被找到了。”他的语气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嘲讽味儿，“老邱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被找出来的，总而言之，刚才我们临时被找去开了个会，被告知沃德找到了，案件已经破了，感谢我们对沃德·西姆森案件的协助调查。”

“沃德的案件在哪里立案的？哪个单位破的？”韩旌眉头紧皱，这突如其来消息太令人震惊了，他们连犯罪的证据都还没找到，案件居然就侦破了？

“MSS第八局立的。”李土芝阴森森地说，“邱局都不知道国家安全部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件，直到我们抓住张少明。张少明说沃德是个阿拉伯人，是肥佬，国家安全部反馈给我们的嫌疑人的材料就是：沃德·西姆森，真实姓名是阿卜杜勒·哈克木，阿拉伯人，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涉嫌的罪名保密，三年前被逮捕。第八局来了个电话说听说我们在调查沃德，告诉我们一声沃德在他们手里。”

韩旌的眉心越发皱得像冰雕一样：“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调查沃德？”

李土芝似笑非笑：“你在密码组做的事不就是在和他们合作？我猜他们监视了整个密码组，所以邱局把案件交给你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韩旌摇了摇头，一字一句地说：“邱局让我主办，并没有外传，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看着李土芝，“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立案，所以消息应该是直接从邱局那里走漏的。他可能无意中告诉了什么人，而他接触的人都是高层。”

“上面有人知道了我们在找沃德，为了让我们收手——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沃德，他们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沃德。”李土芝眯起眼睛，“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有人不希望我们查沃德。”韩旌的视线落在纹丝不动的可乐上，仿佛能把可乐看出一朵花来，“我们无法分辨是基于‘沃德涉嫌的罪名让他获得了绝密情报，而我们不能知道’，还是国家安全部里的某些人和沃德……有什么交易或联系。”

“你怀疑国家安全部里面有问题？”李土芝吃了一惊，“只是因为他们不让我们查沃德？”

“不要忘了，我们查沃德是因为他可能谋杀了几十条人命，而不是因为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韩旌的语气坚定而平淡，“国家安全部不应该也无权阻止我们调查沃德身上另外的罪行，而他们居然打了个电话，还提供了一个‘沃德’的资料，我非常奇怪……这不是正规程序，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所以？”李土芝扬了扬眉。

“必须查下去。”韩旌顿了一顿，慢慢地说，“自己查。”

“对！必须查下去。”李土芝笑了起来，“我们自己查！”他对着韩旌伸出手，“我和你！暂时对老邱也保密。”

韩旌伸出手，与李土芝紧握了一下。

“对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好像看见一个美女的背影？”李土芝贼兮兮地说，“不会是我错过了什么好事了吧？”他东张西望地找刚才那个美妙的背影，却没有看见。

韩旌微微皱起了眉，“刚才那个……有点儿奇怪……”

正说话的时候，突然间楼下响起了惊人的喧哗，二楼的人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死人啦！女厕所里有具尸体！”

“女厕所里有个行李箱，里面是死人……”

“天啊……”

消息很快传了上来，大家表情各异，韩旌和李土芝站了起来，匆匆地走了下去。

李土芝，F省刑侦总队一大队队长。

韩旌，F省刑侦总队二大队队长，目前因机密原因借调国安部密码组。

他们是警员，既然发生案件，职责所在，必须立刻开始工作。

谁拖着尸体经过



一楼女厕所的洗手池旁边放着一个醒目的红色行李箱——正是刚才韩旌帮忙提过的那个。现在行李箱已经被打开了，行李箱里面蜷缩着一个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子。

蓝白色亚麻衬衫，超短裤，一双又长又直的美腿，同样线条美好的脚上套着一双粉色的拖鞋。

她仰着头，脖子上有一圈明显的掐痕。

这赫然就是刚才从韩旌身后经过的那个女孩。

韩旌还没说话，李土芝已经“咦”了一声，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背影美妙至极的女孩，韩旌的艳遇吗？他虽然没看到正脸，但对背影和长腿却印象深刻。

“她是谁？有人认识她吗？”韩旌半蹲下身，试了一下女孩的脉搏，触手冰凉，居然像是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了。

但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她还拖着行李箱从韩旌身边路过，按常理来说，体温不应该降得这么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能拖着自己的尸体到处走吗？或者这个女孩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同胞姐妹？她的姐姐或妹妹拖着装有同胞姐妹尸体的行李箱到处走？

这两个猜测简直同样惊悚。

如果不是出了以上两种离奇的状况，那这个女孩就是在厕所里遇害的，并因为某种原因，她的体温降得极快。

围观尸体的人很多，并没有人认识箱子里的美少女。李土芝给一大队打了个电话，让勘验现场的警员尽快赶来。环顾一下四周，他发现这个女厕所结构非常简单，基本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洗手台对面是两个隔间，女厕的门可以反锁。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杀这个美少女，只需要藏在一个隔间里面，等女孩进来，把门反锁，这里面就成为一个密室了。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凶手要怎么确保受害者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隔间里没有人呢？另外，凶手怎么知道女孩会在这个麦当劳上厕所而事先躲在里面呢？

李土芝和韩旌相视一眼，立刻从对方眼中看见了相同的疑问。

李土芝更加仔细地观察尸体本身，韩旌则闭上眼睛进行更严密的思考，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说：“除非凶手和她一起进入了洗手间，当时洗手间内没有人，并且凶手急于杀人。否则……这种地方，绝不是动手的好地方。”

“但她身边没有同伴。”李土芝说，“谁和她一起进入洗手间，需要调监控……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看监控也看不到那个人，既然这个行李箱藏得下一个人，说不定凶手其实没有埋伏在隔间里面，而是被她自己拖进来的……”他眨了眨眼睛，“那时候我看你帮她提了一下行李箱。”

“当时那个箱子非常重。”韩旌承认，“应该有八十到一百斤左右，如果当时箱子里就藏着一个人，那么那个人身材不高，也不会很强壮。”只有像死者这样身材纤细、韧带柔软的人才能被完全塞进箱子里，但这样身材的人能徒手掐死一个女孩，而且还不惊动任何人吗？

“受害者将凶手藏在行李箱里面拖着到处走，随便走到一个地方，凶手钻出来杀了她，再把她塞进行李箱里？”李土芝整理了一下这条新颖的思路，“怎么感觉怪怪的，好像这不是一个凶杀案，而是一个游戏。”

“说不定……这就是个刺激的死亡游戏……”韩旌的嘴唇微动，淡淡地说。

“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她的箱子里装的不是人，而是别的沉重的东西。也许她和凶手约定在这里见面，凶手杀死她，抢走箱子里的东西，再把她藏尸其中。”

“我还是觉得我的想法对路，”李土芝挥挥手，“什么人会把约会地点约在麦当劳的厕所里啊！这也太没……”说到一半，他突然卡住，想起自己和韩旌还不是约在麦当劳里谈事情，品味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顿时哑火。

韩旌淡淡地扫了他一眼，“比起双方约定在一个地方见面，受害者拖着凶手到处走的说法更匪夷所思，不是吗？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正确的，很多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他在尸体面前站得笔直，“比起猜测和直觉，细节会告诉我们真相。”

李土芝却没听他拽哲学腔，他看过了尸体，又蹲下来仔细观察那个行李箱，“韩旌，你的指纹在上面，非常清楚，我认得你的指纹，你右手拇指指纹路中间有个空缺，那空缺像个心形，很稀罕……”

韩旌皱眉，刚要反驳，李土芝又说，“你说她拖着凶手从你那里经过是想干什么？她知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居然根本没把韩旌的意见当作意见，直接就认定箱子里装的就是凶手了。

她肯定不知道几十分钟以后自己就死了。韩旌嘴角微微一动，突然想起她端着食物的时候，曾经用托盘敲了自己几下。

托盘上有一杯饮料，这样敲其实很不方便，她完全可以放开行李箱的把手，用手来拍。

但她没有。

韩旌蓦然抬头——那个托盘呢？

几分钟以后，麦当劳的经理王磊找到了那个托盘。

托盘已经被塞进了回收箱里，回收箱里用过的许多托盘中有一个非常特别。它的反面有人用炸鸡和汉堡的油脂写了一行字和符号的组合：

SOS

OOUOO

□□□□

□□■□

□□□□

□□□□

□□□□

这是什么玩意儿？托盘密码？

看见这个组合的人面面相觑，除了那个“SOS”之外，谁也没看懂死者写的是什么意思。

餐厅经理和韩旌、李土芝开始调阅死者从进入餐厅到走进厕所整个过程的监控录像。

监控显露的内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个行李箱一开始并不是死者拖进来的，一开始拖着红色行李箱走进大门的是一个身材高瘦、全身充满冷淡气质的眼镜男。进门以后他并没有点餐，而是拿了一个托盘在手里慢慢地玩，在靠门的桌子旁坐了很久，望着门外，这期间顾客来来去去，没有人和他有过交流。

十五分钟以后，那个拥有白长大腿的美少女推门而入，眼镜男立刻站了起来，对她说了几句话。那个美少女显然感到很惊讶，眼镜男把手里的行李箱交给她，又说了几句。美少女似乎有些迷惑，但还是点了点头。

眼镜男就这么走了。

美少女拿着那个托盘去点餐，点好了汉堡以后摇摇晃晃地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往里走去。走到一半，她似乎发现了什么，加快了脚步。

然后她就从点餐区的监控范围内消失了。

接着过了几十秒，她出现在二楼的监控里，拖着行李箱向韩旌走去。

韩旌回过头来，帮了她一把。

她又独自摇摇晃晃地向内走去，然后又离开了二楼监控的范围。

十五分钟以后，她拖着行李箱从二楼下来，进了一楼的洗手间。

她进去的时候洗手间内是有人的，共进去了两个中年妇女。大家特别仔细地盯着她进去以后发生的一切，一分钟后，出来了一个妇女，再过三十五秒，另一个妇女也出来了。然后外面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想要进去，门却被反锁了。她有些迷惑，但没有坚持，转身就走了。

五分钟以后，厕所门下的缝隙里冒出了一些淡淡的白烟。

十分钟以后，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推开洗手间的门，从里面走了出来。

大家震惊地看着那个“东西”，那应该是个人，只不过脸上贴着可能是硅胶的头套，身上穿着一件模仿动物皮膜的衣服，还戴着尾巴，猛一看就像那恐怖电影里的蜥蜴人。

按道理说这么个奇形怪状的“东西”从里面出来了，外面用餐的人们应该会有所反应。

但根本没有！

这个“蜥蜴人”就这么光明正大地穿着那件奇形怪状的衣服走出了监控范围，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是怎么回事？

“等……等一下！”李土芝不可思议地看着当值的经理，“刚才你们大厅里有这么个奇怪的人经过，你们居然没任何反应？”

当值的经理也是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人在餐厅里转了一会儿，不过现在穿奇怪衣服的人太多了，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何况，最近不是有什么动漫节嘛。”

的确，cosplay当道，2000年出生的娃都已经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年纪了，不要说扮蜥蜴人，恶魔、吸血鬼、恐龙、蜘蛛满天飞，天使、美人鱼、初音、黑岩满地走，蜥蜴人那都是美国的老片儿了！李土芝和韩旌相视一眼，看着餐厅经理继续转换摄像头。

那个蜥蜴人从洗手间走出来，没有人发现他是从女厕所里出来的，他从用餐